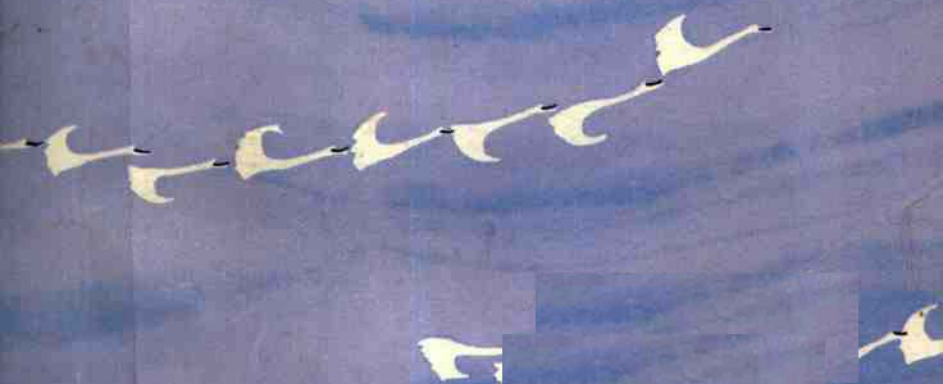


无边的眷恋

谢 璞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无边的眷恋

谢 璞

装帧设计：方 昉

封面题字：张云虎

无边的眷恋

谢 璞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8.5 插页 7 字数 169,000

1978年10月第1版 1978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10078·3026 定价：0.63元

目 录

五月之夜	(1)
葵帐	(9)
织蓑女	(15)
牛府贵婿	(32)
真情的人	(114)
桃花水	(137)
报春花	(166)
荷花嘴奇遇	(189)
鬼怪姑娘	(203)
无边的眷恋	(236)
后记	(268)

五 月 之 夜

美妙的五月之夜，迷人的月亮，睨着熟透的枇杷和酸甜的杨梅微笑；才喷开的榴花枝头，痴心的杜鹃一声声啼叫，它也许让饱含菜油麦粒的香味和青草气息的清风灌醉了！

迷人的月亮才游近一朵轻柔的云，痴心的杜鹃才诉出一点儿心事。洞口河畔一座让果树围住的杉树皮盖顶的矮屋子里，已经涌来了一屋子的客人。客人们来得不远，都是开门喊得应的本村子人。他们都是赶着近路来的，有好些人不留神，还踩烂了路边的嫩黄瓜，鞋底上粘着溜滑的瓜汁。谁也不愿拖在后边，因为三天前正“午”时分，这家主人新添一个小宝宝了，是一个落地就睁眼的八斤半的男孩。也就是说，满村子人一个宿愿实现啦！今夜里大家一听到月婆从产院抱孩子回来了，都忙着来道喜。生活里常是这样，一个为众人所敬爱的人得到一份幸福，敬爱他的人，会感觉到加倍的幸福。

这些客人并不斯文，都喜欢兴头上火上泼油。打进屋时候起，就翻天覆地地给刚荣升为父亲的老贵——大队党支部书记——涂起喜来。民兵排长“豆角杈”和夜校老师泉伢子，蛮把忙着在灶房烧姜糖水的老贵扭住了。老贵虽然只

有一只右手(另一只是抗美援朝时候在朝鲜失去的),但他同高个子豆角杈一样高,而且腰身比豆角杈粗得多,有的是力气,使使劲,是可以挣脱走掉的。然而他知道人家是干什么来的,只好用好言好语求饶道:“免了好么?免我算了吧!”没人搭理他。有个手脚麻利的女宾端过来一盏用香油调出来的锅墨烟子,豆角杈把粗手指往盏子里一蘸,就一点也不含糊地在老贵脸上涂了起来。众人指着老贵的花黑脸直笑:

“这下子,你跑到哪里,也瞒不过你家添了喜啦!”

“上了油的,至少三天洗不干净的!”

老贵急忙中扯了块毛巾就往脸上擦,谁知几下工夫,竟擦出个“黑包公”来了!众人的哈哈声,就象祁戏院的开台锣鼓。不,其中一些女宾的笑声,跟热闹的花鼓戏里的唢呐声一丝无差。

涂喜之后,男宾们继续围着老贵斗嘴巴,女宾们却立刻穿过狭窄的小过道,钻进月婆房里去了。老八婶娘虽然脚最小,却走在顶头前几个里面。她一进房就叫着:

“叶香!叶香,贺喜你呀!”

“多谢大家来哟!快找个地方坐吧!”月婆叶香细声地答了话,以宽舒的眼光看看进房的女宾们。

老八婶娘顺手把手里的烂蒲扇交给身旁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大姑娘——苏妹子。她颤着双手把八斤半的男孩子抱在怀里偎着,又抬起打皱的眼皮相来相去,笑开了一脸深刻的皱纹。

“唷!看,多象他爹呀!”

另外十几张笑开的脸也凑过来相,一个个感情狂热地

嚷着：

“跟老贵是一个模子出来的！”

“不哩，他的眼睛就象叶香！”

“嘴巴也是同娘的一个样！”

老八婶娘看着看着眼睛就有点湿了。为了让全心全意带着满村子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夫妇有个接后的人，她曾经好几次瞒着人在自家屋檐下烧过钱纸，求过“送子娘娘”的。今天，三十二岁的叶香果然“开怀”了！送子娘娘显了灵，她认为不能不劝叶香酬谢一番恩“神”。但她转念一想，叶香是生产队长，不会信神的，还是自己以后代她悄悄烧几张钱纸好了。其余的女宾谁也不注意老八婶娘的表情。很多人只是争着去抱降生才满三天的小乖乖，有的给捏捏耳朵叶子，有的给揉揉后脑勺，嘁嘁喳喳地议论着。苏妹子却是神秘地久久凝视着月婆，揣想着她还没有接触过的种种生活的乐趣。瞧，月婆那副高枕无忧的样子啊，多叫人心疼。为什么产后，她的脸更显得好看了？规规矩矩的，一动也不动地盖着褪色的印花薄棉被。眼睛微微睁开，微笑着，但无法掩饰产后的过分疲劳和虚弱。平时，日夜为着公事忙，哪里见到她这样在屋子里消闲过？她头上扎了一块半新的毛巾，额角出现了几粒汗珠。苏妹子同情地把手里的烂蒲扇递了过去。不过，手才伸过去，就被老八婶娘夺回了。

“坐月，能搨得扇子？”老八婶娘不留情面地申斥着大姑娘。“快过门做人家的媳妇了，连这么点道理都不懂。将来自己做了娘，准定是个连尿布都不会洗的人！”

“那坐月，就要把人往蒸笼里去蒸罗？”苏妹子很不满意

人家的训叱；而且在心里说：“到了那么一天，我偏搨扇子，看会出什么鬼不？”

“甯——象你这个年纪，懂得什么？”老八婶娘很高兴有机会能给人家传授点坐月经验，她认真地往下说：“坐月呀，就得守规矩，一脚也乱不得的。月里搨了扇子，以后就是见风三分怕。月里吃了辣椒菜，以后就怕了辣椒。月里菜太咸，以后就吃不得咸的。月里——”

“月里吃了鸡、鸭、鱼、肉，以后就闻不得鸡、鸭、鱼、肉了罗？”苏妹子又尖利地顶撞起来。

“嗨，信不信由你。不信老人言，吃亏喊皇天！”老八婶娘不由生气了。旁边有几个年轻媳妇光是傻笑，什么白也没答。

月婆听着，也发笑了。老八婶娘见月婆发笑，就得意了，往下就大肆讲了起来。其实呢，月婆是尖着耳朵倾听灶房里男宾们的吵笑声。他们为了替小孩取名字正斗得火热。他们要老贵先取一个字，老贵说出了个“爱”字，于是叫“锯胡子”的老头就主张取名“爱金”、“爱宝”。民兵排长豆角杈说叫“爱国”是再好不过了，或者叫“爱武”也行。他说：“要对付世界上一切反动派，就应该有千千万万个猛虎一样拿枪的英雄。”也有主张叫“爱文”的，这是夜校老师泉伢子想出来的。争来争去，没有个什么结果，大家只好要老贵来发表高见。老贵说：

“取名字不好马虎，我要再多想想……”

“叶香，你在想些什么？”老八婶娘忽然发觉叶香象是在想什么，就急忙提出警告：“告诉你，月里是用不得脑筋的；

这时候用脑筋，以后脑子准定出毛病！”

“我没有想什么！”月婆细声地答了一句，就微微地合了合眼皮。房子里出现了一瞬的安静。

不一会，男宾们向月婆房门口涌过来了，豆角权走在最前头。他老远就向房里喊道：

“叶香嫂子！快把孩子抱给我们看看！”

老八婶娘急了，赶忙在门口拦住了人：“月婆房里进来不得人的！”

“那么你呢？”豆角权玩笑地问道，“你不是人，是菩萨么？”

很多男宾跟着笑起来，一些年轻的人不顾她拦阻，往里直闯；锯胡子等老年人却恍然大悟地停住了脚。

“唷！真不懂事，我，我们是妇道人家呀，你们是男子汉呀！”老八婶娘很担心他们冒冒失失钻进来。

“八嫂讲得有理！八嫂，我们不进房了，你把孩子抱出来让我们看看吧。”锯胡子在狭窄的过道里亮开了嗓门。苏妹子不等老八婶娘同意，就把小乖乖递出了，锯胡子先接到。一到手，他就用胡子去惹小乖乖。大概是他的胡子惹得小乖乖心烦了，哇的一声，哭了起来。苏妹子立刻把他抢了回来。

“我看呀！这孩子长大，嘿，福气可好得很哩！”锯胡子发表己见：“这孩子是‘午’时所生，不容易啊！女子‘子’时落地，男子‘午’时落地，都是不一般的命哩，‘女子男午，长大不是做官，就是坐府’，如今没有什么官了，长大做个劳动模范，是敢打包票的！”

豆角杈对拦门的老八婶娘很有意见，觉得她迷信得没有道理。他不但想看看小乖乖，而且还想同生产队长叶香谈一下三天来的工作。站在狭窄的过道里，不让人进去，多别扭！叶香是前三天早上胎动了一阵之后才提出正式请假的；她请了假后，队委会就指定队务委员豆角杈来代理生产队长的职务。这三天，豆角杈碰上了喜，也遇上了愁，到头还是做得不错的。“新官上任三把火”嘛。

忽然，瞅着个空，豆角杈从老八婶娘的手臂弯下面钻进房来了，紧接着许多年轻人挤进来了。只有锯胡子等老一辈人依然留在过道里。老八婶娘深知一块板子也拦不住河坝口子上的水，只好不加干涉了。

月婆房子里进来这么多人，真挤得风都吹不过了。一向不大爱说话的老八婶娘的儿媳妇，把两扇窗户给打开了，透进了新鲜空气。

豆角杈不等叶香开口，就走拢去得意地说：“叶香嫂子，这三天的工作，很顺利。队里的油菜籽征购任务超额完成了。麦田也没问题，明天就可以插完秧了。明天的工也分好了：由老猫、秋生、老八婶娘的儿媳妇、苏妹子四人去麦田车水，我和泉伢子去扶犁耙。还有……”

“少罗嗦了！”一向比较爱沉默的老八婶娘的儿媳妇截住他说：“人家坐月，早已经交差给你了，还来嘀咕什么呢？”

“干不了，交给我来干好了！”苏妹子又顽皮地插了嘴。

接着很多男宾女客也说豆角杈不对，不应该把公事往一个月婆脑子里装。老八婶娘又活跃了，她说：

“你要再来烦月婆的脑筋，以后月婆出了月，脑筋不好

用，豆角杈，你得包圆啊！……”

一片笑声和责难声中，豆角杈不知如何开口才是。这当儿幸亏老贵送了一大鼎姜糖水来占领了大家的嘴巴。

月婆叶香从豆角杈几句话里得到了几分新的欢乐，她很高兴有这么个能干的人来代理生产队长的职务。同时，她也不由自主地思索着明天生产安排上的有关问题。生产队里一切人、一切事务居然又在她脑子里活动起来了。忽然，老贵轻手轻脚走到她床边来了，低声问道：

“叶香，你要口热茶么？”

叶香半睁开眼沉着地看看他，一瞬工夫，脸上出现了充满希望的笑容，她低声说道：

“他爹，你到园里去，摘点枇杷和杨梅来招待大家吃吃，你就去好么？”

初听“他爹”这称呼，真喜猛了，老贵连忙应了个“好”字，但又低声说：

“杨梅还不大熟啊，酸得很哩！”

“你快去吧！”叶香又向丈夫温和地一笑。

过了一阵，老贵提了两筛鲜味回来了。

“大家吃吃开胃口的东西吧。”

灯光下，月婆见到客人们乐意地接受了招待，很多双手往盛枇杷的筛子里抓。房外的客人——锯胡子等也信步走进房子里来了，大家边吃边夸赞着。

“老贵，这枇杷真甜呀！”

“我屋背后的那一树枇杷，也难赶得上这般好滋味！”

大家边吃边吐子，地板上四处是枇杷子乱滚乱跳。豆

角杈吃得最带劲。他能这边嘴巴进枇杷，那边嘴巴出子子，更有趣的是子子落在地板上，还能落出多种多样好听的节奏来。

盛杨梅的筛子里，只有几双妇女的手愿伸进去。

“哎！你们吃杨梅的到一边吃去吧，我们闻着，酸得牙齿酥了。”有几个吃枇杷的男客这样说。

几个妇女挑了几粒稍微熟一点的红杨梅吃了，见再也难找到红杨梅，就赶忙抓枇杷吃去了。到头只剩下老八婶娘的儿媳妇一个人独占那一筛子酸杨梅了。她吃得真是认真，杨梅子也不吐出来。月婆叶香见着她那副吃杨梅的认真样子，心里豁然亮了一下，笑嘻嘻地向代理队长职务的豆角杈招了下手，对他指了指老八婶娘的儿媳妇苗条的身材，低声说：

“明天不要安排她去车水！”

豆角杈不解地一楞，问了句：“为什么？”

叶香想再解释一句，但为这个未娶亲成家的豆角杈的憨气弄得笑出声了。正品味着枇杷的老八婶娘，好奇地赶忙去问她笑些什么。等弄清了，她就狂喜地唱着似的说：

“这么大的喜事，连我婆婆也没有告诉过一声哩！”

那认真吃杨梅的人头一扭，脸蛋刷地红了！

月婆房里传出的笑声，传到了堂前梁上燕子窝里，燕子也呢喃了起来。屋外呢，迷人的月亮，还是睨着熟透的枇杷和酸甜的杨梅微笑；痴心的杜鹃，依旧站在才喷开的榴花枝头啼叫……

一九六二年七月于洞口河畔

葵 帐

纷纷细露里，一点一点的流萤张开了小翅，无声无息地低飞。深蓝的天空，七姊妹星的光辉在闪烁。荷池里一朵雪样的莲花，在纷纷细露里绽开了。荷池边禾场上也有朵雪样的“莲花”，她那雪白的短袖竹布衫也被露水抹湿了。

她正在纺绩，纺车格外好听的叫着；随着叫声，车线带动的绩锤，象个贪食的鲫鱼，肚子越来越圆了。送往绩锤上的两丝新绩，是从什么地方牵过来的？是从绾成一个柚子形“哈结”上牵出来的，它得穿过沉在满满一盆清水里的一个秤砣的鼻孔，飞快地沾上了一丝丝清水之后，再通过两个伶俐的手指儿，才送到越来越圆的绩锤上去。她有无数个柚子形的“哈结”。

瞧她多称心啊！两个小妹丫子——葵葵和三葵都在瓜架下、棕树边扑捉萤火虫，不来打扰她纺绩；而她七岁的大儿子呢，却立在她背后用两把蒲扇给她搨风。

“好了，你同妹妹玩去！”年轻的母亲怕累了儿子；但儿子执意要搨下去，她只好听他的便。可是用两把扇子，未免操劳太过分了，她便说：“大葵，别用两把扇子，好么？”

“不，风大些！”

“外婆说过，搨双扇，会变岩鹰的！”

“真的？那才好啊，飞得高高的！”

谁知大葵竟是那么羡慕岩鹰的翅膀。年轻的母亲还有什么办法，儿子爱搨双扇，就让他搨吧。这顽皮的大葵，留着一脑黑发，咧咧的小嘴，稀稀的牙，笑起来多象他的爹啊！是啊，他爹来过信，说下个月月圆的时候，会回屋里来看孩子的！那时候，就让他把葵花帐子带去！

“妈，你讲个故事，我要听个好听的故事。”

年轻的母亲出神地想着，要是他爹回来，还不把帐子带去，就不行！他这个人呀……

“妈，你还不讲呀？”

“啊，什么？”年轻的母亲从沉思中醒过来了，“要我讲什么？”

“只要是好听的故事，就爱听。”

这孩子就是爱听故事，全是他爹娇坏的。只要他回来，就要同孩子故事长故事短，宠得个了不得；以致平素他爹不在家，轮到母亲也非讲故事不可。可是讲什么呢？譬如她知道的《花木兰》、《斑鸠哥哥》，大葵早已能背诵出来了；再讲，肯定是不受欢迎的。

“妈，还不讲啊？”

真要命，做个母亲真不容易，得准备这么多工夫才好对付啊。也罢，就讲个《鲤鱼跳龙门》，这好象是大葵还没尝过的鲜味。

她一边纺绩一边打开了故事的宝箱。

“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漂亮的鲤鱼姑娘，她……”

“她喜欢穿红裙子，可就是有点儿骄傲，是么？……”大葵立刻快乐地背诵出几句来。

原来这也不是什么鲜味了。当母亲勉强讲下去时，大葵却要求说：

“妈妈，讲个英雄故事给我听吧。”

英雄故事？有意思，不但孩子，就说她自己 also 爱听啊。葵他爹给孩子们讲过些英雄的故事，曾深深地感动过她。纺车照旧嗡嗡地唱着歌。两个妹子扑萤火虫的兴致更高了，还向飞着的萤火虫唱着召唤歌，什么“萤火萤火咯咯，落来吃田螺，萤火萤火呱呱，落来吃粑粑！”可惜的是萤火虫对田螺和粑粑，全无嗜好。那禾场边的棕树叶子，象发笑样的吱吱索索响。满天繁星，照旧在深蓝深蓝的天空眨着亮晶晶的眼睛。

年轻的母亲陷入沉思默想中，回味着丈夫讲过的故事，想着想着，忽然觉得自己的丈夫也该算个英雄。这时分，她心里泛起了一种难以说清的甜味。

她同丈夫成家以来，有十一年时光了。想到结婚那时候，正是葵花盛开的月份，一起去登记的路上，她多爱害羞啊，生怕人家瞧去了似的；当近面有人闹着看新娘子时，她好几次都往葵花丛里藏身，可他总是低声劝阻说：“莲花，别这样！”她就只好低着头，鼓起勇气走大路。

就在他俩结婚那一年，她送丈夫上朝鲜去了。当丈夫从朝鲜前线寄回第一封信时，她还只认得自己的姓名。从那时候起，她进了夜校。过了不久，她就能给丈夫写信了，并且叮嘱丈夫：“回信勤快点，打败了美国强盗，早早还乡！”抗

美援朝胜利后，丈夫复员回乡，她高兴得流出一脸的泪水，身上充满了力量。当天夜里，她同在前线立过二等功的丈夫说：

“你今后留在村子里，我们一起出工，有什么愁的，比谁也不弱的，你挑一百，我也能挑八十，……”

但事实上并不如此。不久后，组织上调她丈夫参加乡政府的工作去了。她还是等于一个人在家顶门立户，要参加集体生产，又要操持家务。总之，家里无论大事小事，都离不开她操心。甚至扶起一把扫帚，都得靠她莲花自己动手！平素她并不抱怨丈夫。当她听到人家说着她丈夫赤胆忠心为人民服务的话语，她就觉得人家是在赞扬她自己一样，谦逊地说：

“他呀，比起好些前辈，还差得远哩。”

有时候，她也带着孩子们到丈夫工作的地点去住一两天，在那里总是拆拆洗洗，见丈夫心爱的几本书翻烂了，还细心地用浆糊给修补了起来。有时候丈夫还翻开《革命烈士诗抄》教她读几行诗。当丈夫问到家中有什么困难时，她总是说：

“你少管些闲事，家里有我。”

不过，丈夫那种过于简朴的生活，很使她放心不下。他常是很久很久不愿添一根新纱。譬如当孩子们一天天大起来，家里需要增加一个床铺时，他就把自己挂着的好帐子拿回家了，只把家里一床相当狭小、且又无法再补的帐子换去了。她再三地阻拦，他总说：“嫩娃挂不得烂帐子，蚊子太厉害了！”从那一天，莲花就有心给丈夫织一床雪白的苎麻蚊

帐。从那一天起到如今，三年了，为了这个心愿，她费去了多少心血啊！她在苎麻地里撒过无数次鸡粪灰，才收到了够用的麻。刮麻、破麻的是她，在无数个深夜里，一丝丝捻成麻绩，绾成柚子形“哈结”的也是她，……等到纺完了绩，她就要去打扫织布机，要用最快的速度，织成宽幅的蚊帐布；还要借火样的阳光和冰样冷的泉水，来漂白它；然后以千针万针密密缝就一床圆顶象葵花样的帐子。她曾见过那种圆顶帐子很方便，可以随身携带，在任何地方住，只要打个钉子，往上面一挂就可以舒服的睡下去了。她想到缝帐子时，要把帐子的小圆顶，用金黄色碎布片贴成一朵向阳的葵花。她懂得孩子他爹是最喜欢这种花的，要不，孩子们为什么总是以“葵”字来命名呢？对了，他在公社担任武装部长，上上下下训练民兵，或是打着小背包带着枪去消灭敌人，那葵花圆顶帐子，都会起到作用的。对她来说，这又是多么大的幸福啊！……想到这里，她觉得应该把丈夫的英雄事迹讲给孩子听；讲什么呢？孩子还象根嫩秧，他能懂得多少呢？有好些意味无穷的宝库的大锁是可以打开的，但这嫩秧还举不起那么大的钥匙哩。她只好说：

“等你爹回来，听你爹讲吧。”

“爹什么时候才回来？”大葵有点失望了。

“等到帐子缝就了，爹也就回来了！”

“好，妈妈，你就去缝帐子吧，我再给你搨扇子。”

年轻的母亲往下说清楚了她是为着帐子忙碌，大葵就格外起劲地搨起了两把大蒲扇。同时，大葵还跑到妹妹们面前，告诉她们：“妈妈纺线纺得快，爹爹就能回来得快。”